

卑微的我无法想象,在漫长的岁月长河里,这些植物恐龙是如何忍受干旱、极寒、酷热、风沙的折磨,粗粝的树皮下,蕴藏着何等顽强的生命力量!

倾听胡杨林生命的呼吸

——“车轮上的行囊”之一

□黄俊生



心在路上

我把脚板安在车轮上
生命便有了诗与远方
心中跳跃欣喜的音符
满车厢都听山水歌唱
——题记

这些年来,我把行囊绑在车轱辘上,将大好河山一步步丈量。我曾在雪域高原的蓝天白云下,一边享受悠然宁静,一边感受身体撕裂般疼痛的快感,体会与天地同朽与日月同存的感受;我曾在云贵古隘口,蹂躏残缺斑驳的卵石小道,寻找马帮骡马蹄痕,听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吟唱,把散落在古道上的传说一一抚遍;我曾走过千年的江南文明,与李煜、李清照同怀离愁别绪,与苏轼、辛弃疾一起激越抒怀,与陆游、文天祥一同慷慨悲歌,与青藤徐渭、白阳陈淳、八大朱耷结伴写意人生。

我的自驾之旅,从那个明媚的金秋开始……

听说老木和水哥率领的“大美金秋环行新疆”车队快抵达乌鲁木齐了,正在四川南部县参加全国报纸副刊年会的我二话没说,会议一结束,就立即飞往乌市与他们汇合。

这次自驾之旅,将以乌鲁木齐为中转站,在北疆沿中蒙、中哈、中吉边境环行,穿过天山到达南疆的帕米尔高原,然后穿越沙漠公路返回南黄海,基本围绕新疆走一圈。

在乌鲁木齐稍事休整,当西北大地还在沉滞的时候,我们就出发了。当天的行程是天池看日出、木垒县听鸣沙在风中唱歌、玉托让格胡杨林闻胡杨呼吸。

到达天池,天刚好亮。坐在景区区间车里,看着朝阳把窗外的山岭与树冠

杨先生虽为小小说文体的倡导者,这个大咖级的人物,却不摆谱,不端着,人极是随和。只要抽得出时间,杨先生就会与我聊小小说。

杨先生

□红辣子



无辣不欢

对我来说,说到杨先生,得提小小说。喜欢上小小说,应该是1990年代。但真正与小小说结缘,则是2008年。那年9月,很意外地收到一本《小小说选刊》,翻看目录,里面有我的一篇文章。再细读,所刊小小说作品均纸短情长,小中见大,既简约精致,又尺幅波澜。从此喜欢上这本杂志,常年订阅。偶尔手痒,也会写上几篇。2010年,《微型小说选刊》转载了我的另一篇文章,更是激发了我对小小说写作的兴趣。

虽然很是喜欢小小说,但对如何写好小小说,其实还是有些茫然,若无高手的点拨,我便是一根暗哑的琴弦。

很庆幸遇到了杨先生。

2013年,有朋友将我的一篇博文推荐给杨先生。杨先生很是喜欢,决定予以转载,随后,我与杨先生成了QQ好友。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说,“新时期以来,河南文学创作还有一个极大亮点,就是以《百花园》《小小说选刊》为根据地形成的以郑州为龙头的全国小小说创作中心,它以充满活力的文体倡导与创作事件,有力地带动了全国小小说的发展”,而杨先生,正是《百花园》和《小小说选刊》两家杂志的主编。

染成绯红,第一次踏足新疆的我,心灵上的震撼比他们那些老驴子要强烈得多。在天池,我们没有多作停留,这样的成熟景区,人工琢磨痕迹浓,失去原始的旷达与神韵,走马观花看看而已,表示来过。

甘肃敦煌有座鸣沙山,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也有座鸣沙山,它们都一样,白天被游人踩平的山头,过一夜便又恢复原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能听到沙子互相摩擦的鸣响。大凡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爬沙山很费劲,脚踝陷入流沙里,进三步退两步,沙山看上去不过几十米,爬到顶时早已喘成漏气的发动机。我们跟鸣沙山也没过多缠绵,让风吹干汗湿的脊背,就尖叫着呼啸着滑了下去。

我们主要目的地是胡杨林。深秋的胡杨林,美得惊人,站在它们面前,你会想哭。我知道胡杨树已有好多年。那一年,我陪同人民日报记者、报告文学作家孟晓云在江东小城采访。那时,孟姐的报告文学《胡杨泪》在全国影响很大,文章主人公钱宗仁历经磨难、自强不息的故事打动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在孟姐那里,我知道了,遥远的西部,有种树会流眼泪。它高大、粗犷,在漫长的6500万年的岁月里,风刀霜剑在它身上刻下重重瘢痕,却依然傲立在荒蛮大漠之上,在极其干旱、多变、恶劣的气候下顽强生长,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维吾尔人尊敬地称它是英雄树,沙漠的脊梁。

通往胡杨林的小路被简陋的起吊式木栅栏拦着,我掏出记者证与护林员商量,护林员请示了上级,特许我们三辆车进去。于是,在国庆节前这样一个傍晚,大自然在新疆木垒县玉托让格原始胡杨林为我描绘了一幅壮阔的图画:天边燃烧着火烧云,晚霞烧红了整整一片胡杨林的梢头,胡杨或枝干繁茂,昂然挺立;或斜倚侧卧,龙盘虎踞。干涸的河谷里律动着苍劲的生命力,呈现出远古的原始风貌。

站在这象征着力量与气势的图画前,我惊呆了。我亲眼见到的胡杨林比孟晓云大姐向我描述的胡杨树更让人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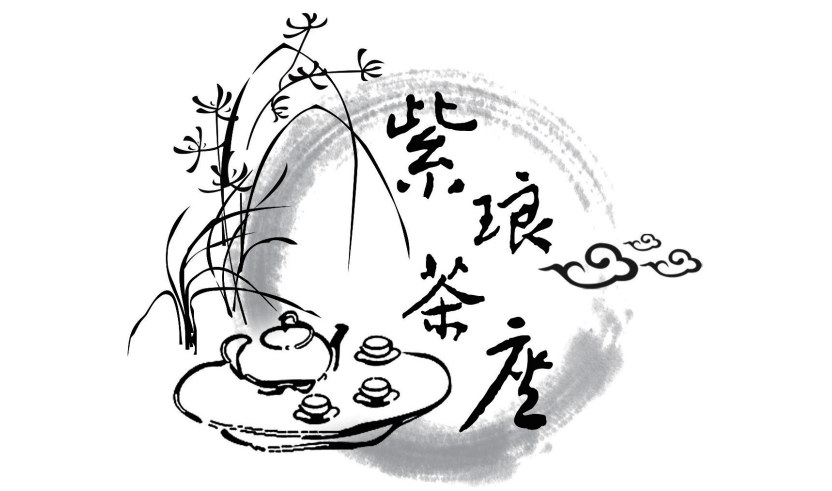
木垒县原始胡杨林,方圆30平方公里,

与塔里木湖畔的轮台县胡杨公园并称新疆胡杨林“南北双雄”。据分别到过这两处胡杨林的人说,南疆轮台胡杨林表现的是一种生命的活力,北疆木垒胡杨林展示的是一种远古的沧桑。

都说深秋是胡杨最美的季节,在接受了春风的滋润和夏雨的洗礼之后,秋风为胡杨披上浅黄的、杏黄的披风,远远望去,胡杨林如潮如汐,波澜起伏。进入胡杨林区,见不到一滴水,所幸的是,那天没风,林管员说,一旦刮风,胡杨林里黄沙弥漫,十步之外,不见树木。地上是盐碱硬壳,有些硬壳已经被游人踩烂,脚步经过处扬起半尺黄沙。稀疏的草木枯黄败落,触目尽是土黄色。许多粗大的胡杨树一人合抱以上,枝干虬劲、盘根错节。很多胡杨树已枯死,有的已倒伏,有的依然挺立,形状千姿百态,或似鲲鹏展翅,或像骏马扬蹄,或如少女起舞。这鬼斧神工般的形态,呈现生命的悲壮,透出凄绝的壮美,使人灵魂为之颤栗。

卑微的我无法想象,在漫长的岁月长河里,这些植物恐龙是如何忍受干旱、极寒、酷热、风沙的折磨,粗粝的树皮下,蕴藏着何等顽强的生命力量!它们的根,深深地扎进沙漠之下,托起千秋不倒之身,造就千载傲世之骨,铸成千古大漠之魂。它们不因生活的贫瘠而放弃对生命的渴望与追求,从那些曲折的胸膛里,我听到生命的呼吸,一种自强不息和超然豁达的呼吸,那满树的金黄,那丰盈的褶皱,无疑是胡杨一生最坦荡的总结。它们有时也会因伤流泪,但即使流泪,也是悲壮的英雄泪,人们用这含碱的泪来食用、浆洗衣服。

站在这片英雄林前,我又想起《胡杨泪》,想起钱宗仁们不屈的生命历程。不见胡杨,不知大景之壮阔;不识胡杨,不知生命之辉煌。如今,我知道了,世上有种最古老的树叫胡杨,地球上百分之九十的胡杨在中国,中国百分之九十的胡杨在新疆,新疆百分之九十的胡杨在南疆塔里木湖流域。而在乌鲁木齐北边的中蒙边境上,有片原始的生命之洲!



这歌声太苍凉,使我不忍没心没肺地投入我的烟火红尘中,仿佛他人的苦痛渡我成佛。

爱恨是一件事

□维愚



《love is blind》初版诞生于1975年,由传奇民谣歌手Janis Ian创作并演唱,抒情布鲁斯曲风;2002年日本传奇制作人龟田诚治将此曲重新编曲,以摇滚曲风重新面世的《love is blind》由椎名林檎演唱,由此在亚洲地区获得了更大知名度。

人的一生所虑有限,无非爱与恨,生与死。爱恨如暗痕,蛰伏在生死的母题之下,它们轮廓相似,深浅不一。

“Love is blind”,爱是盲目的,它使我爱时记不得你的坏,恨时忘却你的好,你在时,我忘了世界,你不在时,我忘了世界。妙的是,无论用多么晦涩的语言描述爱恨,人们总能读懂。爱恨是一件事。有人说,世上所有的情感如果都归结于爱,该多无趣。正如一篇文章如果通篇都在歌颂爱的伟大,那也是十分枯燥无趣的文字。比起爱恨生死,此时我更想下楼吃一碗酱油小馄饨。但这歌声太苍凉,使我不忍没心没肺地投入我的烟火红尘中,仿佛他人的苦痛渡我成佛。

我们对他人的爱与喜悦无动于衷,对他人的恨与苦痛无能为力,所谓共情无非由于自己的苦痛思及我的苦痛,却往往要装出悲天悯人的模样。仿佛

她的画充满轩昂的个性,画中从没有虚幻的东西,她不画梦,只画自己的现实,哪怕那现实是冰冷的,她也要让它燃烧起来。

撕裂的美丽

□陆小鹿



春天的某天,我去波士顿湾科普利广场吃饭,远远看到一幅熟悉的画。一张似男非男的面孔,身着白衣,颈上缠满枝枝丫丫的荆棘,是弗里达·卡罗吗?我加快速度跑过去,原来是个画展广告,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正在举办弗里达画展。

弗里达,墨西哥现代女画家。标志性符号是两条粗黑的眉毛,眉头几乎连在一起。唇上的汗毛颜色也重,好似隐隐的胡须,一时让人难以辨识性别。不过,这只是弗里达自画像中的硬朗形象,生活中的她,远比画中的自己柔美许多。

弗里达有着传奇性的人生。这个不幸的姑娘,6岁患上了小儿麻痹症,成了一个残疾人。18岁那年,噩运再次降临,她遭遇了一起严重车祸,车祸令她脊椎断裂,本来就瘦弱的右腿更是11处碎裂,最为可怕的是,一根钢筋穿透了她的腹部,导致子宫损伤,骨盆破碎,多颗钢钉植入她支离破碎的身体。

花样年华屡遭打击,再坚强的人也会心如死灰。逆境中,有人会一蹶不振,有人却能绝境逆袭。车祸后的弗里达,浑身打满了石膏,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她想到了用画画来转移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折磨。她开始画自己的生活、哀伤和希望。她的画中有血液、眼泪、钉子,也有植物、花朵、太阳。奇怪的是,她最爱画自己的肖像,她说:“我画自己,因为我经常是孤独的。我画自己,因为我最了解自己。”

弗里达一生创作了两百多幅作品,自画像占了其中三分之一。

画中的她,总是穿着鲜艳的墨西哥民族服装,浓妆艳抹,热烈的色彩感喷薄而出。

她有一头乌黑的长发,画中的她常将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顶,在发髻中央插上几朵妍丽的大丽花,妩媚妖娆。

自画像中的她,最醒目的还是那两根令人过目不忘的连心眉,像一对飞翔的鸟的翅膀。

伪装圣人便能少去尘世的烦恼种种。

《love is blind》这首曲子本身作得好,无论如何改都不会落得下乘,然而各人各口味,龟田诚治是编曲混音的天才,将一首上世纪70年代中规中矩的抒情歌改出21世纪都市的喧嚣味,实在再正常不过。椎名林檎哀娜的女妖嗓也更适合冷硬锋利的金属乐。

怨不得或是恨不够,皆因爱而起。有些年纪的女人沉着嗓子说爱是盲目,是夏日的炽烈欢愉和缓缓离去的寒冬,是你爱我也是你不爱我;年轻的女孩提着气尖利地呼喊爱是盲目。我爱椎名林檎,也不由自主主要为Janis Ian鼓掌。歇斯底里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太幼稚,太鲁莽,太在乎,爱太深而恨太烈。阅尽千帆后一切化为一句叹息,万事皆能娓娓而道,才算终于修炼到家,免去尘世烦恼种种,变作圣人成了佛。

1975年的Jains Ian不过二十来岁,爱恨淡淡,拖着漂亮的容颜和明亮开阔的唱腔,温柔得能渡化人;2002年的椎名林檎二十四、五岁,高音尖得像被门挤过,和吉他solo的声音、鼓的crush声相互共鸣应和,发出冷硬的金属声,是把人拖下地狱的冷硬感。温柔也好,冷硬也好,这首歌本是痴言怨语,本质无二。

都一样,都是好的。

成佛也要历劫,还要承担破戒后被贬下凡重新修炼的风险。

终是爱恨碌碌。

还是做人好,在生死的框架里,爱恨间打滚,不时还能将之拿来写首歌,赚得来往老少的一声叹息,几滴眼泪。